



转世轮回

石  
丁◎著

## 龙飞凤舞

- |        |                         |
|--------|-------------------------|
| 作者     | 石丁                      |
| 出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
| 电话     |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
| E-mail | benatg@mail.jl.cn       |
| 印刷     | 长春盛达印刷厂                 |
| 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字数     | 290千字                   |
| 印张     | 11.75                   |
| 版次     | 2005年7月第1版              |
| 印次     |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价     | 24.80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 内容简介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京的几名中、日、朝学生因喜欢风筝而成为好朋友，有的还产生了爱情，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抗日战争爆发了，昔日宁静的生活被破坏了，他们因各自的民族立场、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分别成为侵略者、汉奸和国共两党的抗日军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全书以五次风筝会为引线，反映了他们角色转变的痛苦历程，表现了老同学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感情纠葛，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动的活剧。抗战中围绕对一批机床的争夺，敌、我、友三方进行了政治、军事、心理、感情的激烈交锋，虽然战斗各有胜负，但最后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智战胜了疯狂，和平战胜了战争。经过八年抗战，他们有的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殉葬品，有的为中华民族捐躯，幸存者则又为这场战争反思了几十年。当这些古稀老人再相聚的时候，他们都有了共同的感觉——和平是美好的。

## 第一章

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洁白的蘑菇云，几只风筝在白云下飞舞。风筝下是一座中国唐代风格的大屋顶建筑，黑瓦白墙，气势恢弘，这是日本皇宫——天皇议政和生活的地方。日本皇宫原是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大本营，明治时代改为皇宫。这座古老典雅的仿唐建筑位于东京市中心，四周由敦厚坚实的石墙围绕，被曲曲弯弯的护城河环抱。石墙和河堤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护城河水，碧波荡漾，映出和岸上树木一样的倒影。几只野鸭无忧无虑地缓缓游来，在摇曳的柳丝下弄水嬉戏。一群锦鲤在水中畅游，寻觅着能够果腹的食物。树上的喜鹊、黄鹂在喳喳地叫，不知是在求欢，还是在觅食。

远处的宫门旁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他们笔直地站在那里，不时向出入的小轿车举手敬礼。皇宫外莺歌燕舞，蝶飞蜂鸣，一片太平景象，可谁知道车里坐着的高官们是不是又来与裕仁天皇密谋对邻国的侵略呢？

皇宫外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围有国会议事堂、政府各厅等机关，这些建筑虽也雄伟壮观，但都比不上皇宫气派。广场内，草坪上的草绿得诱人，花池里的花红得可爱。广场外有四男二女六个大学生在放风筝。男大学生都穿着蓝色的立领学生装，两个女大学生一个穿花连衣裙，一个穿套裙。虽然已到了秋天，可东京的天气还很暖和。四只风筝——对鱼、八卦、蝴蝶、六角，分别在不同的高度飘飞。

那只“蝴蝶”很不安分，在空中不断地做着各种特技，一

会儿画“8”字儿，一会儿转圈儿，一会儿俯冲下来，看要落地时，却又突然冲向空中。牵着这只风筝的中国留学生叫郑中华，他有一米八的个头，鼻子高挑，鼻尖向下略弯，两只大眼微微向里扳，一脸福相。原来他手里控制着两个线轴，他不断地变换着动作，空中的“蝴蝶”便也随着他的动作顽皮地调整着自己的姿势。叫桥本直子的日本女学生一会儿看着风筝惊叫，一会儿又出神地看着郑中华笑。直子个子不高，但长得挺秀气，属于小巧玲珑那一类，不算太胖的圆脸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笑起来酒窝就更深了。她梳着短发，头发上系了个蝴蝶结，身上那件花裙子上也印着各种蝴蝶。

“真有意思，就像演木偶戏一样。”直子说。

“这比木偶戏好看，那小木偶还没有巴掌大，也不能上天。”郑中华扭头看了直子一眼说。

“木偶戏也好看，动起来特别有节奏，你看。”直子说着调皮地模仿起了木偶的动作，胳膊和腿部的关节有节奏地屈伸着。郑中华被她那有趣的动作逗笑了。

“中华君，你这一手儿是跟谁学的啊？”直子模仿完木偶，问郑中华。

“跟父亲学的，从小他就带我放风筝。”郑中华回答。

安昌旭的“对鱼”放得最高，也最稳。这个对鱼的眼睛是活的，在风的吹动下不停地转。安昌旭是个朝鲜人，团团脸，稍有点儿黑，两道眉毛不仅特别长，而且向上斜挑，几成“V”字形，个子很高，身上肌肉发达，很有一股英雄气。站在他身边的徐敬敏文雅沉静，落落大方，巧手裁缝为她量身而做的时装使她的胸部、腹部和臀部形成一条波浪形的美丽曲线，一对闪着青春光芒的黑眼睛镶在那张白皙的鸭蛋脸上，很自然地彰显出大家闺秀的优雅风度。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安昌旭的“对鱼”。

“鱼饿了，给它送点儿食吧。”徐敬敏对安昌旭说。

“好吧。”安昌旭赞同说。

徐敬敏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撕下一条，又把纸条两端各撕了一个小口，绕着风筝线把两端扣在一起，变成一个纸圈，又用嘴吹了一下，纸圈便顺着风筝线爬上去，一直爬到提线处。

“鱼吃饭了。”徐敬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喊起来。

安昌旭收线，用线拐子压线，风筝又开始往高拔。“鱼吃饱了，飞得就更高了。来，你放一会儿。”

徐敬敏接过安昌旭手中的线拐子，专注地放起了对鱼风筝。

冯之岐在放一个八卦风筝。他的个头比郑中华矮一些，脸略长，但不瘦，充溢着幽默。他眼睛一会儿看风筝上的阴阳鱼，一会儿扭头去看徐敬敏，他很希望徐敬敏能站到自己身边。

“你来操纵一下这个木偶吧。”郑中华要把线轴交给直子，直子没接。

“我怕放不好。”

“没关系，你试试。”郑中华鼓励直子，可直子还是犹豫着没有接。

“直子，给，你放我这个。”叫山岛一郎的小个子日本大学生要把自己的六角形风筝给直子放，直子也没有接。山岛的个子还没有徐敬敏高，胖乎乎的，但看上去挺厚道。

“我才不放你的呢，那么点儿一个小风筝。”直子嫌山岛的风筝小。

“小有什么不好，小的经过浓缩，都是精华。”

山岛的话把直子逗笑了，她说：“山岛君，你的意思是，你个子小，是精华，中华君个子大，就不是精华？”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山岛不好意思地笑了。

郑中华把两个线轴塞给直子，直子犹豫地接过去，但没敢来花样，让风筝在空中平稳地飘飞着。郑中华把着直子的手操纵起风筝，“蝴蝶”又在空中翻飞起来。“两只手有规律地动，好操纵。你试试。”郑中华松开直子的手，直子学着郑中华的样子，来回拉拽两根风筝线，“蝴蝶”也在空中飞舞起来，但动

作远没有郑中华做的那样顺畅优美。

山岛看着郑中华，略有一丝醋意。他把自己的风筝缠到一棵树上，拿起照相机给直子照相，一连照了几张。

“中华君，还是给你吧，我不行。”

“你行，放得挺好，我刚学时还不如你呢。”听了郑中华的夸奖，直子增强了信心，又做起了各种动作，“蝴蝶”欢快地舞动起来。直子的一个动作没有做好，风筝直冲地面而来。“中华君，快给你吧，风筝要落下来了。”她有些惊慌。

郑中华接过风筝，只抖了两下线轴，风筝又飞起来了。

这时有两个警察急匆匆向大学生们跑来。

“你们看，警察要干什么？”徐敬敏最先发现了这个情况。

“抓小偷吧，是不是又有中国人偷东西了？”直子不假思索地说。

“直子小姐，怎么有小偷就得是中国人啊？”冯之岐不悦地说。

“对不起，我错了，不是中国人，是朝鲜人。”直子给冯之岐鞠了一躬，道歉说。

“什么？你看哪个朝鲜人偷东西了？”安昌旭也不高兴了。

“对不起，我又错了，不是朝鲜人，是日本人。”直子又给安昌旭鞠了一躬，看看山岛，见他没有反应，又说：“山岛君，就你没怪我，还是咱们日本人好说话啊。”这时两个日本警察已经来到他们面前。

“谁让你们在这儿放风筝？”一个胖警官蛮横地问。

“自己啊，我们在哪儿放风筝还用别人告诉吗？”直子笑着回答。

“这儿不准放风筝！”胖警官严厉地说。他说话时，安昌旭注意地看着他腰上的手枪。

“警官先生，你们是铁路警察站岗台——管得太宽了吧？这儿不让放风筝？上周我们还在这儿放了昵。”冯之岐嘲笑胖警

官说。

“你是中国人吧？和我们长官说话客气点儿！”胖警官身后的小警察用手指着冯之岐说。

“你们长官说话客气吗？”郑中华怒视着小警察说。

“啊，对不起，昨天上边才有新规定，皇宫广场不准放风筝，怕挂到建筑物上影响市容，请你们走吧。”胖警官的态度和缓了一些。

“真是脑袋进水了。”冯之岐说完，和另三个男生都开始收风筝线。

“我给大家照张相吧。”山岛说。

“警官先生，照相不影响市容吧？”冯之岐有些挑衅地对胖警官说，大学生们笑了起来。

胖警官没有答腔，带着小警察走了。山岛支起三角架，给大家照相。三个男生站在后排，两个女生站在前排。郑中华站在直子后边，冯之岐站在徐敬敏后边，两人都尽量往前站，想与直子、徐敬敏离得近一些。山岛调好光圈、焦距说：“不要动。”他快速跑到直子旁边站好。快门响了，大家笑了。

大家回到公寓时，已是傍晚。夕阳照在公寓的米黄色木板墙上，使阳光和木板墙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只有那反着微光的玻璃窗告诉人们这里是一座房子。几个大学生都住在这个名为“大禾”的公寓里。这是一幢日式木板平房。说是平房，设计还挺复杂，有门斗有阳台有阁楼，还有一个小院子；说是别墅，却缺少豪华和气派，能呼应建筑的绿地也不够档次。

直子的房间里很亮，她打开了棚上吊着的一支 30 瓦日光灯，灯光把床上的花床单照得很耀眼。床头上挂了很多照片，多是直子的单人照，有背景是皇宫的全身照片，有放风筝的半身照片，还有头部的特写照片，只有一张是她哥哥桥本喜之郎身穿军装的半身照片。郑中华趴在桌子上看一本影集，影集里也多是直子的照片。直子坐在床上扒橘子，扒完后，递给郑中



华。“中华君，吃橘子吧，这是我们家乡产的，可甜了。”郑中华可能正陶醉于直子迷人的倩影中，没去接橘子，直子掰下一瓣送到他嘴里。

“直子，你太漂亮了。”郑中华把橘子咽下去后说。

“是照片漂亮，还是人漂亮？”

“照片漂亮，人也漂亮。”

“奖励你会说话，吃吧。”直子说着把剩下的橘子都塞进郑中华口中，郑中华大嘴一张，又吃了起来。

“真甜。”郑中华边吃边说。

“甜就多吃点儿。”直子从桌子上柳枝编成的果盘里又拿出一个橘子扒起来，一边扒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郑中华。见郑中华把第一个橘子吃完了，直子又把第二个递过去，郑中华没好意思接，让她也吃。

“你吃吧，我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你吃得真香。”

郑中华又接过第二个橘子吃起来，两口就吃完了。“我们家乡不产橘子，产苹果和梨，还有桃、杏子……”

“中华君，你可别说了，饿死我了。”直子撒娇说。

“你真可爱。”

“你说说，我怎么可爱？”

“你长了一脸怜人肉，眼睛还特别勾魂，见到你，我都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你说话的声音也好听，很知道疼人，还特别聪明。”

“行了，中华君，你可别拍马屁了，就我这笨样儿，还聪明呢，人家徐小姐才真聪明呢。”

“徐小姐聪明，你也聪明。徐小姐是学习上聪明，你是为人上聪明。直子，我得回房间了，不然他们又该拿我说事儿了。”郑中华站起来要走，直子又把他按到椅子上。

“说就说，怕什么？”

“倒不是怕什么，就是不想给人家提供谈资。直子，我看

山岛君对你……”

“怎么，吃醋了？你放心，我对他没有感觉。”

“真的？”

“那当然了。”

“那太好了。我要是娶了你这么一个好太太，这辈子就太幸福了。”

郑中华又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直子：“直子，我爱你。”

“中华君，我也爱你。”直子扑到郑中华怀里，郑中华紧紧抱住她，亲吻起来。

山岛英子手中拿了一个拖把在门外敲门，没人应声。她便用钥匙打开门进来，看见郑中华和直子在亲吻，要退回去。

“对不起，我来擦地，以为屋子里没人呢。”英子是山岛一郎的妹妹，大禾公寓的服务员。她细高挑的个儿，圆圆的脸，眉心上一块黄豆粒大的痣涂上了红色，不细看还以为是化的妆呢。

直子脸红了，不情愿地对英子说：“那请进来吧。”

英子没有再进去，只是告诉她：“对了，直子小姐，你哥哥来了，还领来一个中国同学。”

“中华君，走，我们去看看。”听说哥哥来了，直子很兴奋，拉着郑中华的手出了屋。

在郑中华和冯之岐的房间里，几个男大学生席地而坐，热烈地谈论着风筝。身着日军军服的桥本喜之郎和那个中国留学生也在座，他俩都是陆军大学的学生，那个中国留学生叫何田。在日本人中桥本属中上等个儿，身体很壮，没留头发的脑袋和身材相比显得略小了一点儿，一对小眼中有两个黑黑的瞳仁，狡黠中蕴含着几分睿智。何田的个子不大，但脑袋不小，眼睛略向外鼓，看起来倒不难看。

直子一进来就坐下搂住哥哥的脖子，撒娇说：“哥哥，你怎么总也不来看我啊？”

“训练太忙，这不来了吗？”桥本说。“咱们今天不是约好了去皇宫广场放风筝吗？你们怎么没去？”桥本又问。

“去了，可放了一会儿就被警察赶走了，说是皇宫广场不让放风筝了。”直子说。

“我说那儿怎么一个放风筝的也没有呢。”桥本说。

“警察说怕风筝挂到建筑物上影响市容。”山岛说。

“什么怕影响市容，是为了天皇的安全。”安昌旭说。

“放风筝怎么会影响天皇的安全？”山岛不解。

“怎么会？比如你把照相机装在风筝上，偷拍皇宫里的活动……”冯之岐说。

“要是在风筝上捆上炸弹，割断风筝线，还能炸皇宫呢。”安昌旭说。

“看你们说的，好像真事儿似的。谁敢炸皇宫，不用警察管，我就先把他们都干掉了。”桥本自信地说，又指着何田介绍道：“我的同学何田君也是个风筝迷，他听说你们几位家也在菱湖，是老乡，一定要来会会。今天我请大家吃饭，都得去啊。”

“哥哥，我要吃寿司。”直子说。

“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哎，徐小姐呢？”其实桥本要请的就是徐敬敏——他和冯之岐一样，都喜欢徐敬敏，别人不过是“电灯泡”，就连他的妹妹直子也一样。

“徐小姐用功，一定是在房间里看书呢，我去帮你请吧。”直子说。

“那咱们走吧。”桥本说完，大家纷纷站起来要走。

“桥本君，对不起，你们去吧，我还有事，恕不奉陪啊。”安昌旭贴着桥本的耳朵小声说。

徐敬敏确实在房间里用功。这是一个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边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个书橱，还有一个衣橱。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徐敬敏年龄还很小，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桌子上有一个小镜框，里边有一张她

个人的半身照片，是近照，围着围巾，只露了张脸。她在背元素周期表：“氢、锂、钠、钾、铷、铯、钫、铍、镁、钙、锶、钡、镭、铊、铊、镱、镱系、镱、铊、镭、钍……”下一个元素名她忘了，在尽力地想，但没有想起来。“我怎么这么笨，镱系这15个元素名背了好几遍还背不下来。”她看了一眼书，又背起来。

直子在外边敲门，没等徐敬敏喊“请进”，就不请自进。

“徐小姐，别用功了，走，咱们吃饭去。”

“不行，我不能去，元素周期表我还没有背下来。”徐敬敏推辞说。

“去吧，徐小姐，是我哥哥请客，你不去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吗？”直子说着就去挽徐敬敏的胳膊，徐敬敏只好跟着去了。

一家餐馆的小包间内，墙上挂着两幅镶在小镜框里的装饰画。五男二女围着一个正方形矮桌在吃饭。桥本先往徐敬敏的菜碟里放了一个肉串，直子也往徐敬敏的菜碟里夹了一个紫菜卷，桥本又往直子的菜碟里夹了一块寿司。

“大家请吃吧，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桥本举着筷子劝大家。

“桥本君太客气了，这么好的饭菜还说是粗茶淡饭。”山岛说。

直子在有滋有味地吃寿司，徐敬敏慢慢地在吃紫菜卷，其他人也都开始自己夹菜吃。

何田看看在座的几个人，问：“安先生怎么没来呢？”

直子告诉他：“昌旭君总是喜欢独往独来。”

“这么好的菜不来吃真是遗憾啊。”桥本又夹了一块生鱼片，吃完说：“我是学军事的，可说句心里话，我很欣赏中国的文化。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大和民族都很注意向中国学习。日本的建筑、服装、饮食、茶道、佛教、音乐、艺术等，

都是向中国学的。”

“桥本君肯说真话，令人佩服。”郑中华说。

“你就说中国的风筝吧……”

“我们日本的他叩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没等桥本说完，山岛插话说。

桥本不愿意让人打断他的话，他想在徐敬敏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博学多才，便很不高兴地瞪了山岛一眼，接着说：“中国的风筝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日本的他叩是公元794年才从中国传入的。”山岛和桥本说的“他叩”，在日语里就是风筝。

“风筝就涉及很多学科的学问，比如艺术造型、美术、纸艺、布艺、仿生学、空气动力学、民间文学等等。做风筝，既要好看，又要飞得高飞得稳，你就得懂这些学问。我真佩服你们中国人，能把风筝做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那天我看天上有一架飞机，就想观察一下是战斗机，还是运输机，可看了半天没看明白，那架飞机飞得不高，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很奇怪，这架飞机的消音装置怎么这么好？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小孩子放的风筝。”桥本说完，大家一阵笑。

“这才是唐僧遇见白骨精——分不出人妖来了。桥本君这个眼神怎么能上陆大呢？”冯之岐调侃说，“但桥本君也真不愧是军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军事情报啊。要说中国风筝啊，还真和军事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人们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空中飞行的木鸢，用于侦察和送信。木鸢产生于战争之中，用于战争之时，又随着我国丝织业和造纸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发展。在楚汉相争的最后阶段，汉兵包围楚营，汉将张良借大雾迷蒙之机，从南山之隐放起丝制的大风鸢，并让吹箫童子卧伏其上，吹奏楚歌，同时命汉军也在四面唱起楚歌，使楚营官兵思乡心切，不战而散，留下了张良‘吹散楚王八千子弟兵’的传说。”

“唐代诗人唐采在《纸鸢赋》中记载：‘代有游童，乐事末

工。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古人把风筝都写活了，真是神奇。”郑中华说。

听冯之岐和郑中华说古，桥本也来了兴致，他说：“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咏风筝的诗，也是很美的。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写道：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方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这诗把风筝写得多美，难怪中国人这么迷恋风筝。”

桥本也算是有些文化，可他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不是太通，说话就难免有漏洞。冯之岐不是要贬低他，而是怕以讹传讹，所以纠正了他的说法：“桥本君，对不起啊。你刚才背的那首诗我记得不是李商隐的，是高骈的。而且诗中所说的风筝，不是我们放的玩具风筝，而是悬挂在屋檐下的铁马，它是用金属片做的，风一吹就出声，所以叫风筝。中国玩具风筝的名称源于五代时期，亳州刺史李邺，在纸鸢上装制竹哨，风人竹哨，声如箏鸣，纸鸢由此得名风筝，现在的风筝是抢的铁马的名字。”

桥本不知冯之岐说得对错，看看何田，何田证实说：“之岐君说得对。”

桥本笑了，不好意思地说：“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但我们大和民族也有一个好传统，不仅好学，而且善用。比如我们模仿风筝改进了飞机，用火药制成了炮弹，这对大日本帝国是太有用了。”

“如果把这些武器用于国防，那是好事，如果用于侵略，那可就……”冯之岐说。

桥本刚要接话，直子给他夹了一块鱼，放到他的小菜碟里说：“哥哥，吃菜。”

桥本夹起这块鱼，刚要吃，又放了下来，对冯之岐说：“之

岐君，我认为你说的‘侵略’一词不准确。”

“那我请教一下桥本君，‘侵略’这个词怎么不准确？”

“大日本帝国就像它的国旗一样，是一轮光焰无际的太阳，照耀着大日本，也要照耀全世界，当然，我们首先要建立大东亚的新秩序。谁阻挠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对谁诉诸武力，这不是侵略，这是保护。今后的日本将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

听了桥本这番话，冯之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冷笑一声问：“桥本君，你们真是人心不足蛇吞相啊，日军侵占了我们东三省，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吗？”

何田见冯之岐要和桥本辩论，忙说：“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郑中华看了何田一眼说：“何田君，你是把国内的习惯带到日本了吧？”

桥本却接过冯之岐的话说：“有些事你可能有些误会，我们出兵东三省，不能说是侵占，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日中两国和全亚洲的共同繁荣。这一点你们的张少帅理解得很透，所以他才一枪未放就带着东北军撤走了。”

“日军大量掠夺东北的煤炭、木材、矿石、粮食，这就是你们的共存共荣？”冯之岐质问道。

“之岐君，不是掠夺，是交换，煤炭、木材、矿石、粮食都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为了保护东北，投入那么多军费，还不应该有一点儿回报吗？”

郑中华“叭”地一声放下筷子，大声说：“这是强盗逻辑！贪得无厌，最后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中华君，吃菜，吃菜。”直子见郑中华生气了，往他的菜碟里夹了一个挺长的螃蟹腿。

“谢谢，对不起。”郑中华看了直子一眼，这才想起桥本是她的哥哥，有些不好意思。

“对不起，今天我请诸位吃饭，不该提起这个话题啊。”桥本双手抱了一下拳，表示歉意。

郑中华刚坐下，冯之岐又站了起来，笑着对桥本说：“酒足饭饱，该走了。谢谢桥本君的饭菜了。”

桥本看大家也都站了起来，便说：“对，该走了，我和何田君也得回校了。”

桥本和大家慢慢往出走，何田却跑到吧台结了账。直子小声问桥本：“哥哥，怎么是何田君付账啊？”

“你别管，他家有的是钱。”桥本小声对直子说完，又扭身对徐敬敏说：“徐小姐，下周日陆大举行格斗比赛，您若能赏光前去观看，为我助威，我将不胜荣幸。”

“桥本君，对不起，我对打打杀杀的没有兴趣。”徐敬敏回答得不大客气。

“徐小姐，去吧，我陪你一块儿去，看格斗挺有意思的，给我哥哥一点儿面子。”直子劝徐敬敏。

桥本没再说什么，给徐敬敏和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和何田一起走了。

大家吃饭时，安昌旭去了一个小广场。他一个人悠闲地站在广场内，嘴里打着口哨。远处有一幢西式别墅，铁栅栏内是一幢镶着瓷砖的两层小楼。大门口有一卫兵持枪站岗。这里是广田弘毅首相的官邸，安昌旭的目光不时偷偷地射向那里。

广田弘毅是右翼组织“玄洋社”主要成员、老牌法西斯分子。“二二六事件”被镇压后，他在军部法西斯分子的扶持下坐上了首相的宝座。广田内阁完全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特别是进一步实施了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实质上成为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

一辆两厢式丰田轿车转了个90度弯，缓缓驶向院内。安昌旭嘴里仍打着口哨，眼睛却十分专注地看着那辆车。后座的车窗上挂着黑纱，看不清里边的人。安昌旭掏出上衣口袋内的怀表看了一下。直到汽车看不见影了，他才离去。他心里忿忿地



说：“安重根被你们杀了，还有安昌旭在。”

安昌旭是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的堂侄。安重根 20 世纪初刺杀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的壮举后来对安昌旭产生了很大影响。安重根高尚的爱国精神、可贵的民族气节令安昌旭十分敬重，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叔叔而骄傲和自豪。日本帝国主义残害朝鲜革命志士的罪行也令安昌旭十分痛恨，他决心践行“正义”的祖训，为堂叔报仇，为朝鲜民族争气。他到日本留学，并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要暗杀日本高官，实现他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誓言。